欽定書經圖說

第十四册

卷三十六至三十九

欽定書經圖說目錄三十六

君奭九圖

君奭圖

周公告奭圖

伊陟格帝圖

咸乂王家圖

四方是孚圖

四方是孚副圖

文王修夏圖

武王劉敵圖

校印

海隅率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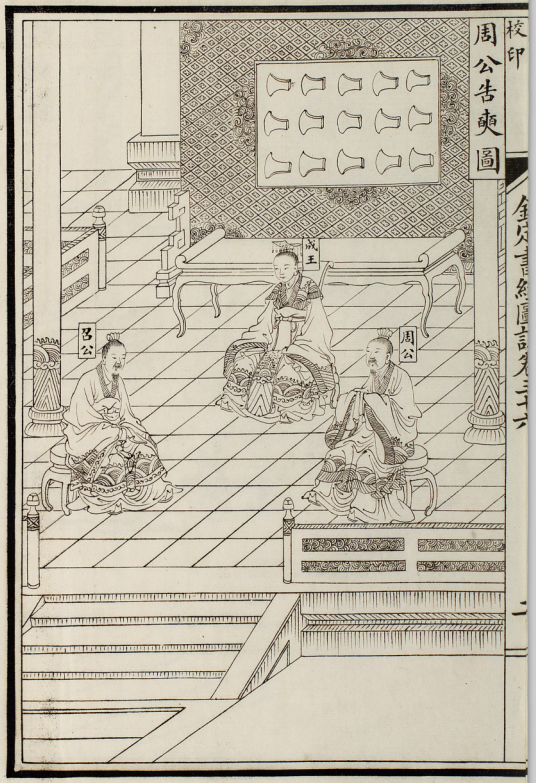
君奭

此篇記周公告召公之詞周公攝政七年既致太平召公以公功克配文武不宜復列臣位今復退居師氏與己為保民同相成王之左右疑其貪寵而不悅於是周公反覆詳告以諭之因其首呼君奭故以名篇

君奭圖

校印

周公告奭圖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弔善也基始也若順也祥善也已往也在察也遏佚絕失也寧王文王也庸使也

此二幅圖是寫周公首述天命以告召公也周公致政復居臣位召公疑其貪寵周公因尊稱以君而告之曰昔殷家弗

善於天天乃降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命而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殷家之始能永永孚信於休美以順天而輔恍也亦不敢知其終出於不善也我所知者惟輔周耳嗚呼君往日嘗謂輔周是為我責我不辭其責者亦以不敢安恃此天命之故君今何不永遠念彼天威以感化於我民俾無違背也惟衆人共觀察我後嗣子孫所行之政以為從違儻嗣王大不能恭承乎上天下地必至絕失先王之光烈若我退老在家則不得聞知我惡能不留輔嗣王也且天之命不易受而命之去就尤難諶信乃其所以墜失厥命者必其王不能經歷久遠以嗣前人而承奉其明德者也在今日我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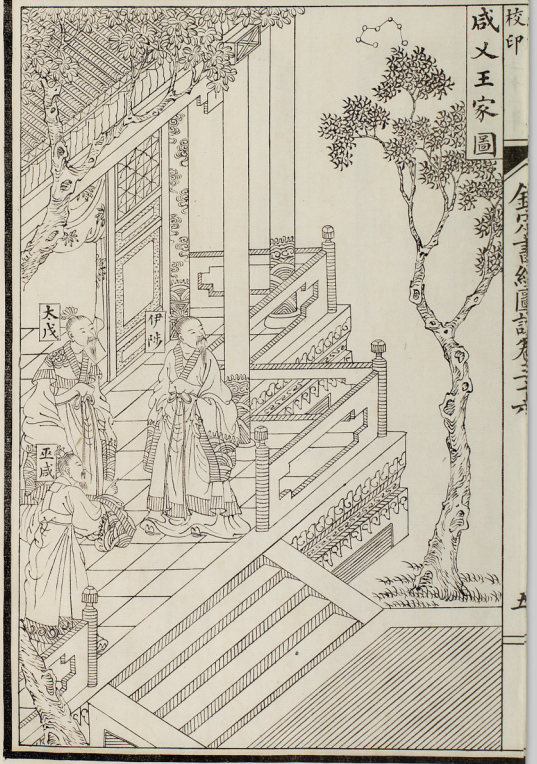
旦非敢謂能有所匡正亦惟迪道先王光烈以施於我沖子而已我又念曰天命去就其不可諶信既如此則我所欲迪道者惟文王之德足以延長之蓋天意不欲使我周釋舍於文王所受之命也

伊陟格帝圖

太戊

伊陟

咸乂王家圖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陟升也所者不定之詞也

此二幅圖是寫周公稱殷臣以勉召公也周公又曰君奭我聞在昔殷先王成湯既受命為天子之時其臣則有如伊尹名摯者湯倚之以取平而名為阿衡其道之大直格至於皇天至湯孫太甲之時則有如伊尹仍居阿衡之官而改名保衡至太甲孫太戊之時則有如伊尹之子伊陟及其時有臣曰扈與湯時臣扈同名者夾輔殷邦其道亦格至於上帝所

謂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也又有巫
官名咸亦能助陟扈而又治王家巫咸精於星象之學又王
家者所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是
也至太戊孫祖乙之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至祖乙玄孫
武丁之時則有如武丁所學之甘盤靡非君明臣良後先濟
美惟此六臣克佐其君率循此道致各有陳列之績以保乂
有殷故有殷禘嘗郊冥祖契宗湯之祀禮能歷年長久而不
替按王孫滿云桀為無道鼎遷于商載祀六百據爾雅商曰
祀周曰年故云多歷年所也

四方是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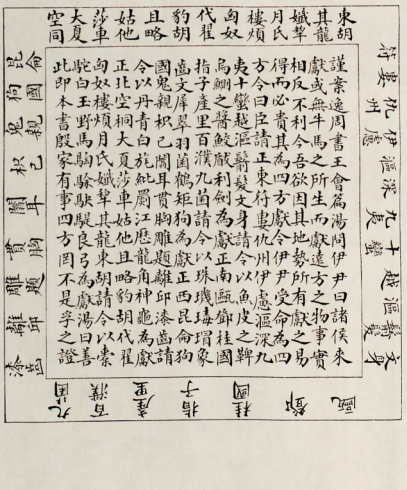
東胡其龍孅犂月氏樓煩匈奴代翟豹胡且略姑他莎車大夏空同

符婁 仇州 伊慮 漚深 九夷 十蠻 越漚 鬋髮 文身

謹案逸周書王會篇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易得而必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烏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指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矩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己闟耳貫胸雕題離邱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桐大夏莎車姑他且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此即本書殷家有事四方罔不是孚之證

昆侖 狗國 鬼親 枳己 闟耳 貫胸 雕題 離邱 漆齒

甌 鄧 桂國 指子 產里 百濮 九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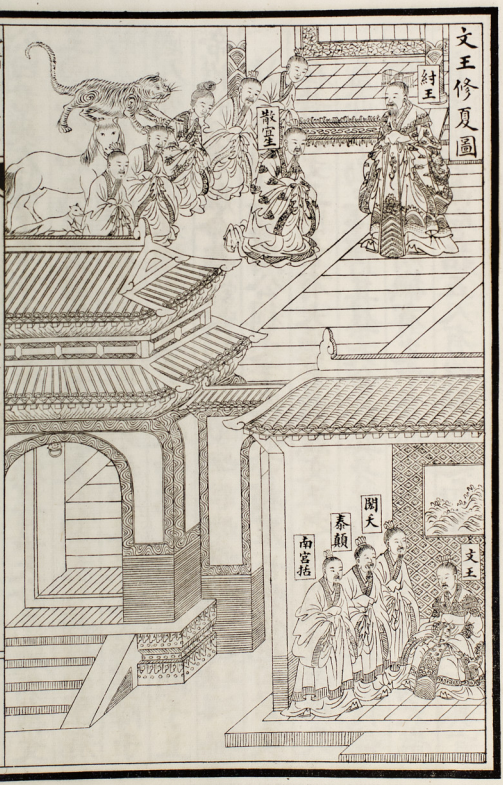


四方是孚副圖

校印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
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
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純大也則等畫也此言籌畫之意用乂猶言以相也乂艾字通
此二幅圖是寫周公述六臣輔殷明己不能輕去也曰殷盛
時六臣能輔君格天天惟大佑助乎殷命其所等畫於殷者
至為富實故殷家凡百異姓之臣及王同姓諸人無不秉持
其德以明恤政事得人已號極盛而其時在下之小臣及在
外而為屏藩於侯甸者況又皆奔走以趨事也惟此羣臣各
稱己德以相其君故其君有事於四方四方皆奉行之如卜

於龜如筮於蓍無不謂其事為是而共相孚信觀伊尹受湯命為四方令足以知之則天之所以佑殷命者實以殷能得人也公又曰君奭天既壽此平格之臣俾保安又治乎有殷乃至紂為有殷嗣王天又滅之以示威則天之或佑或滅亦無常也今汝誠長念乎此斯有以堅固周命而其治功之效且將光明我有周新造之邦矣說苑尊賢篇云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周公此言亦謂己不能不留輔周室也


文王修夏圖
紂王
散宜生
閎夭
泰顛
南宮括
文王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割之言蓋也見禮記緇衣注閎散宜生南宮括氏也蔑微也冒出也自下達上之詞

此一幅圖是寫周公稱文王之德亦賴羣臣佐佑也曰君奭在昔我文王固素有大德者雖然文王之德何以能大也天蓋亦申勸寧王德俾其集大命於其身耳惟文王之德庶幾能修治安和於我所撫有之中夏亦惟其臣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五人有以輔助之而五臣方自謙抑其言

有曰我無才能以供往來於奔走由此更為文王迪道其常教致文王精微之德遂下降於國人雖然此固五臣之功然亦惟天心大佑助乎文王故生此秉德之臣以迪道之俾知乎天威也乃惟天心如是故五臣能昭明我文王之德道之使顯見而冒出王德於是乎上聞於天惟文王君臣如是所以能受有殷之天命也按虢叔文王弟也泰顛即太公大傳云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又云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之西海濱取白狐之於陵氏取騶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取大貝陳於紂之庭所謂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隣以免羑里

之害也

武王劉敵圖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劉克也咸劉厥敵者逸周書世俘篇武王狩禽遂征憝國九十九也單盡也下小子謂嗣王也耇老也造成也鳴鳥鳳也明勉字通偶副貳也乘承也

此一幅圖是寫周公以文武諸臣自期兼勉召公也周公曰文王往矣武王之時虢叔早薨惟此夭生顛括四人庶幾迪

道其君以保有天祿其後四人遂與武王大奉天威徧克其敵惟此四人所以能昭明武王之德致其顯見而冒出者豈有他哉不過大盡厥力各稱己德以相又其君耳今日之事皆在我小子旦矣我已負此重責無可諉辭有若游泳大川我欲往焉必與汝偕庶其克濟今嗣王雖云即政然年尚沖幼同於未即位時汝大不宜以收斂為我責也我若收斂而退則無人勖勉我嗣王所不及矣時至今日若老成有德之人不肯降志為之將見我周之禎祥皆失即鳴鳳之聲亦不可得聞況曰其德有能格至於天乎周公又曰嗚呼君今其監視於此我周受天明命固屬無疆之休美然其始亦大惟

校印

艱難我茲告君者乃欲君謀猷乎寬裕毋以隘急之見繩我我實不以子孫故而迷於祿位也周公又曰我與汝同受武王顧命者也當武王敷布乃心乃詳悉命汝欲作起汝德以立民之中極謂汝曰汝其勉旃副貳嗣王惟在心能亶誠也武王之命如此汝既承此大命是責任已重憂慮亦長矣汝惟追述文王舊德乃克大承此無疆之憂恤也

海隅率俾圖

校印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冀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允誠也否阨也肆長也戡堪同任也式用也咸速也俾從也越於也）

此一幅圖是寫周公申言所以告召公之旨也曰君乎我今告汝以我之誠悃乎夫保氏為汝奭所居之職庶其汝能敬所職守與我同監視殷家喪亡之大阨長念我所言之天威

也汝試思之我言若不誠而惟此諄諄相誥乎我惟謂襄成王業本我二人責耳汝聞我言儻有合乎心亦必言曰此責誠在是二人而不可或留或去也況今日天降休祥滋益叠至惟是我二人同心協力尚懼不足以任之其惟汝能敬厥德修以明揚我周俊乂之民使布列王朝與共任此天休庶我躬之責在推讓後人於此人才大盛之時若在今日則無可推讓也嗚呼厚輔王室是惟我二人我周用能至於今日之休美我欲速成文王之功期於不怠務必大覆冒乎天下凡海隅日出所照之地無不率循而俾從而後我之職任為稍盡也按古今注稱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來貢白雉一黑雉

校印

二象牙一周公錫以文錦二匹軿車五乘為司南之制使載之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是海隅率俾之一證也

公言至此慮召公嫌其煩又曰君乎我不惠順汝意而若此多諧者我惟以悲閔於天且悲閔於人故也召公既悅公猶慮其反覆又曰君乎惟乃所知民人之德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惟其有終之為貴汝其始終祗順此言自今以往敬用之以治事也公羊隱公五年傳云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蓋指此時而言

欽定書經圖說目錄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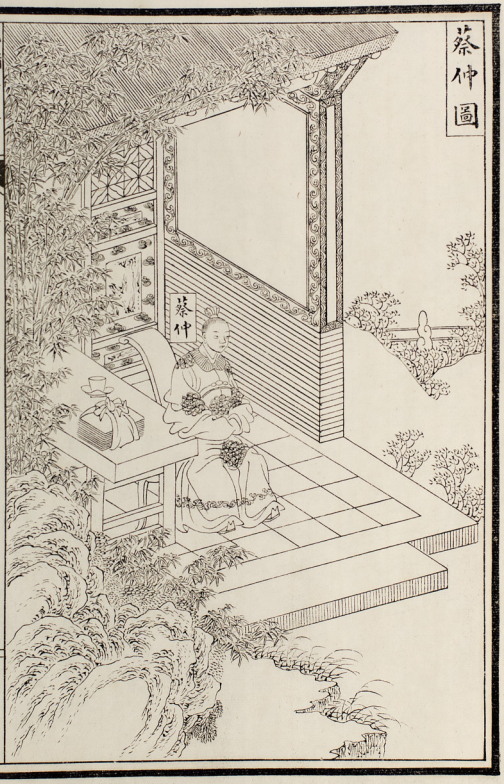
蔡仲之命四圖
蔡仲圖
郭鄰囚蔡圖
皇天輔德圖
胡往就封圖

校印

蔡仲之命

此篇記成王封蔡仲之命詞史記管蔡世家所謂封蔡叔子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也鄭康成以為在費誓前而云篇亡此出於東晉人所輯

校印


蔡仲圖
蔡仲

郭鄰囚蔡圖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遹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管今河南開封府鄭州蔡今汝甯府上蔡縣西霍今山西霍州西南猷道也邦封也）

此二幅圖是寫蔡仲復封本末也武王既沒周公攝政位居冢宰正長百官時羣叔有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者監殷遵紂子武庚為流言傾危周公公東征避之歸乃致其辟法誅

管叔於商囚蔡叔遷於郭鄰之地以車七乘隨之逸周書作雒篇所謂管叔經而卒囚蔡叔於郭凌也降霍叔於庶人列三年置勿齒錄商君書所謂流霍叔也乃蔡叔有子其名曰胡號為蔡仲能用祇敬其德公試以為魯之卿士魯國允治蔡叔既卒乃言於王王遂命之復封於蔡王言若曰小子胡惟汝率循祖德改革父行能謹慎其臣道故我命汝復為諸侯於東土今往就汝封其敬之哉汝尚其揜蓋前人之愆尤乎夫惟蓋愆為忠亦惟蓋愆為孝此忠孝之道惟汝乃能邁行其迹皆自汝身踐之汝庶幾能勤無怠以垂法憲於汝後世子孫其道無他惟率循汝祖文王之常教毋若汝父蔡叔

之違背王命也按左氏定公四年傳祝佗曰管蔡啟商恭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囚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文與本書同是真古文之僅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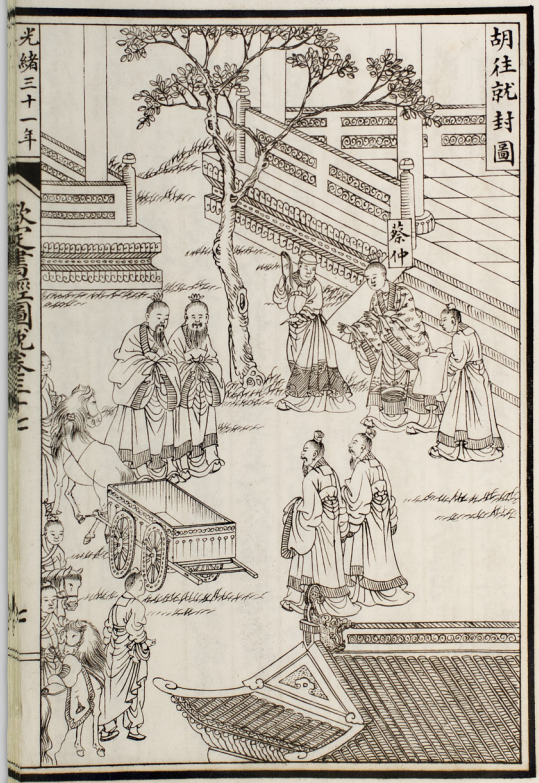
皇天輔德圖

校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一幅圖是寫成王告蔡仲以審治亂也曰汝守侯國亦有承天治民之責也夫皇天於人無所親疏惟視有德是輔佑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視有惠乃懷之懷德也惠也所謂善也不德不惠所謂惡也善雖百端然為善不同而同歸於治惡雖百端然為惡不同而同歸於亂汝其戒此治亂之機哉且治亂之機雖在事初然所以敬慎其初之道不外思惟其終苟思其終則有始有卒而終以不困苟不思其終則或

作或輟而終以困窮汝其永守此為德為惠之一善以交儆乎天民也左氏僖公五年傳宮之奇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杜注云周書逸書此文實取其上二語也


胡往就封圖
蔡仲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此一幅圖是寫成王勖蔡仲以勤侯職也曰汝為諸侯將何德之修始能為天所親哉我試言之汝能懋勉汝所立功績則德在勤焉汝能親睦汝四鄰友邦則德在信焉以之屏蕃乎王室則德在忠焉以之協和乎兄弟則德在友焉由是安康小民之居成濟小民之業則德在惠焉汝其循用大中之道毋或作為聰明以變亂舊日典章也夫聰明非一人耳目所能致者必兼視兼聽乃能聰明汝其詳審汝視聽毋以反

側之言改易其常度則我一人惟汝是嘉矣王命既畢又申告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就汝封哉其勉行之毋荒廢棄墜乎我命也據史記管蔡世家五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者則此言睦鄰和兄弟皆指同姓之邦而言

欽定書經圖說目錄三十八

多方九圖

王來自奄圖

甲于內亂圖

天降休命圖

要囚用勸圖

淫圖天命圖

簡畀殷命圖

要囚殷民圖

胥伯多正圖

校印

致罰離逖圖

多方

此篇記成王告諭庶邦之詞按周書中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七篇雖所誥不同大抵因殷人心不服周而作此篇作於成王踐奄以後暫至宗周之時因其徧諭諸邦又首標猷告爾四國多方一語故以多方名篇

校印

王來自奄圖

校印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奄國名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城東宗周鎬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南猷道也寅敬也

此一幅圖是寫史臣記告多方之由也惟成王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丁亥王來自淮夷附近之奄國至於鎬京周公迺稱王命作誥曰我茲道告汝管蔡奄商四國之民及天下多方諸君惟汝諸君為有殷羣侯原以尹正乎民者我惟是大降汝以教命凡我教命汝等當無不知之我固大有思維於圖度天命者而能弗永永敬念於奉祀乎言不如此非所以明德恤祀即無逸所述享國年數之意

甲子內亂圖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於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叩憤日欽劓割夏邑格升也終日一日也開啟也甲狎同

靈善也丕不同進財也恭供同舒荼也叩讐同

此一幅圖是寫成王述夏失天命以況殷失天命也曰夏桀之事往矣汝多方知我周武王伐殷亦知汝殷先王伐夏乎惟天升降於夏以監臨之夏桀方大肆其逸樂不肯以憂感之言下加於民乃復大為淫亂皆迷不能一日勤勉於天之所以迪道此乃汝所聞知也彼桀之敢於為此者惟其所以

圖度天命之意不過謂吾有天下如天有日耳實不能啟發民心之附麗使民相率以親上也天知民不桀附遂乃大降威罰崇益其亂於夏而桀因是更狎習於內亂不能用善道以承受乎旅衆而所以不能承受旅衆者無不為財用之供給致大加荼毒於夏民亦惟有夏之民遂叨貪憤怨心日欽憂舉以剿割夏邑為詛祝此夏之所以失天命也按竹書紀年云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呂氏春秋慎大篇桀迷惑於妹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是此甲於內亂洪舒於民之證

校印

天降休命圖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義民善人也以用也恭供同開啟也

此一幅圖是寫成王述殷先王所以受天命也曰夏桀既失天命矣天惟是之故監觀四方求可為斯民之主者遂乃大降光顯之美命於汝先王成湯令奉其甲兵大刑以殄滅有夏惟天不畀予夏命以純全者乃惟夏王用汝多方之善人不能令其永久於多享祿位亦惟夏之供職多士又大不能

明其保享於民之方乃相率祗以虐政加其民至於凡百作為皆大不能啟發民心使相附麗則桀之失天命實以先失人心也乃惟成湯能用汝多方善人而簡擇之遂得代夏而作民之主此豈有他哉亦曰慎其所以開民附麗之道乃敢勸勉於民故其民亦效法之用勸於善也按璇璣鈐云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宋書符瑞志云湯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躍黑烏隨之止於壇化為黑玉又有黑龜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殆所謂天大降顯休命於成湯歟

要囚用勸圖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一幅圖是寫成王述殷後王之保天命及其失天命也曰自湯至於帝乙中間賢聖代作無不明德務崇慎罰務去其民亦能用是以勸於善即或罰不能去至於要囚徒以取其罪法之詞其多罪者必殄滅之無失出是為辟以止辟民亦能用是相勸則勸在無俾免也其無辜者必開釋之無失入是為刑無枉撓民亦能用是相勸則勸在無濫死也此汝殷後王所以保天命也今至於汝君紂王昧於明德慎罰之道是實不能用汝多方以坐享乎天命者宜其天命之失也

按左氏昭公六年傳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而此言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湯刑必不作於殷盛時而孔子所謂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意良至矣

淫圖天命圖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胥者雜碎衆多也集合也閒代也蠲潔也烝升也

此一幅圖是寫成王申言夏殷自取喪亡見天命無私也周公稱王命而慨歎曰嗚呼王若曰我今作此命誥以告汝多方之衆乎夫夏亡於桀非天用釋捨於有夏也即殷亡於紂亦非天用釋捨於有殷乃惟汝君紂王恃以汝多方衆庶大過於圖度天命其言有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不知其罪狀已胥碎有辭天命早去之矣乃惟夏桀所以圖度其政者不合

於享國天故降是喪亡於夏使有國諸侯如汝殷先王者聞代之乃惟汝殷後王紂復縱逸樂而所為圖度其政之道更以不潔升聞則天亦惟降是喪亡於汝殷矣成王之意蓋謂天降喪亡於汝殷後王既與夏後王無異然則我周先王之代殷亦與汝殷先王之代夏無異也

簡畀殷命圖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暇假同靈美也式用也簡大也）

此一幅圖是寫成王述殷失天命及周得天命之由也曰思睿曰聖貌不恭曰狂夫洪範以貌言視聽思五事建皇極貌固其最淺而思其最深者惟其睿至於聖聖而無念於睿則退而為狂惟其貌不恭至於狂狂而能念於恭則進而為聖天惟以狂可為聖也因於文王受命後五年之內覩紂果能改過方且須待焉欲假之使復傳於子孫不意紂大為殷民

之主其德終無可為天所念聽也天惟紂德無可念聽之故
嘗為民求主於汝多方故大動天下人心以災異之威欲開
其能顧念於天者以代紂乃惟汝多方不堪顧念於此惟我
周王善承於旅衆能堪用德以典主神天之祀天惟是用教
我以休祥因大畀我以殷命俾尹正於汝多方可見我周之
受有天命非偶然也按書緯璇璣鈐云武王得兵鈐白魚入
王舟大傳云有大赤烏三足銜穀之種集於王屋拾遺記云
有大蜂如丹烏集王舟皆古人引為簡畀殷命之證者

要囚殷民圖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忱誠也裕道也夾持也介善也乂相也宅安也屑猶也典法也其猶爾也戰懼也速召也

此一幅圖是寫成王諭多方以遷善也曰今我何敢諄諄多誥哉我惟大降汝四國民以教命而已汝何不秉我教命以誠道之於汝多方乎汝何不夾持善道以乂相我周王相與

享此天命乎以汝之罪當收田宅今汝尚得宅居於汝之宅
攸治於汝之田汝何不惠順我周王以熙和乎天命乎汝乃
迪道為亂致屢不靜是汝之心直未能愛慕耳雖然汝乃若
是之不能大安天命乎汝乃欲用此狡獪以捕棄我天命乎
汝乃自作不法而謂所謀誠合於正乎我惟汝如是遂爾教
告之我惟汝如是遂爾戰勝而要囚之我之諭汝至於再且
至於三矣乃猶有不用我所降於汝之教命者我乃其大用
刑罰以殛殺之至於罰殛則非我有周秉執之德不能安康
宵靜乃惟汝不用命以自召罪戾也成王此言先誘之以惠
後惕之以禍殷勤往復無非忠厚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校印

古人所以尚教民也

胥伯多正圖

校印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猷道也祀年也商曰祀正政同臬法也睦和也明勉也尚上同凶德惡行也穆穆敬也閱悅同介善也賚錫也迪進也簡擇也

此一幅圖是寫成王諭多方以向化也曰嗚呼我道告汝有方多士及汝殷多士今計汝奔走臣服於我三監者曾歷五年於惟有史胥州伯所行大小多政汝無不能供其繇役而

奉以為法也昔汝自為不和今惟和哉汝宜有不和者汝亦惟和之哉汝邑中誠能相勉於和是即汝能勤勸汝事之效由是上之人乃不忌汝舊惡汝亦則得以敬居汝位益能和悅汝邑之衆相率謀於介善汝自是遷居洛邑尚其能永遠用力畋治汝田天惟是乃畀予乎汝且於憐乎汝我有周亦惟是大嘉善乎汝且錫賚乎汝進汝而簡擇之俾在王廷更尊尚汝職事使汝有服治之任而列在大僚矣按此節始言奔走於胥伯終言通簡在王廷可見周初鄉舉里選之法

致罰離逖圖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一幅圖是寫成王申諭多士而誓以威也周公見多方君民未悟所誥因稱王命曰嗚呼多士乎汝不能勸勉多方使忱信我教命汝即是不能享天之祚凡汝多方民庶亦是為不能共享矣汝乃惟是放逸惟是頗邪以大遠我周王所命之詞即是汝多方自探取乎天威我即將承天威而致天罰於汝身俾分離遠徙乎汝土矣公述王命既終復申王意以

丁甯之曰我惟不欲多誥但敬告汝以此教命而已又曰是惟汝初時不能敬於和道故離逖汝汝慎毋惟我是怨也篇中反復告戒勤懇有加周家忠厚之基於茲益見

欽定書經圖說目錄三十九

立政十圖

左右戒王圖

籲俊尊帝圖

奄甸萬姓圖

奄甸萬姓副圖

趣馬小尹圖

三亳阪尹圖

時物有閒圖

正乂庶獄圖

校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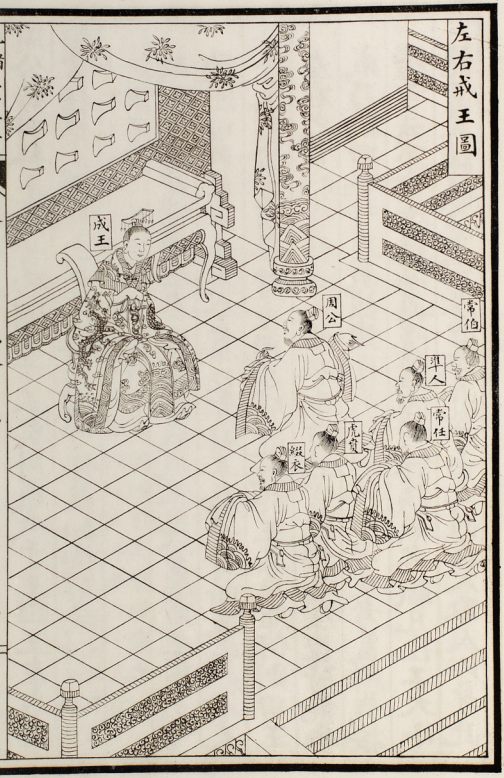
克陟禹迹圖

蘇公敬獄圖

立政

此篇記周公告成王任人圖治之詞史記魯周公世家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鄭康成亦以為周官在立政前是古今文立政皆次於周官也此篇大旨與逸周書官人篇相發

左右戒王圖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常伯即下文之牧常任即下文之事準人即下文之準綴衣典衣服之官虎賁周禮夏官之屬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恤憂也）

此一幅圖是寫周公率羣臣以戒成王也公屢戒王慮王勿聽因曰我非專誥也今羣臣亦拜手稽首有所敬告於嗣天子王矣公言甫畢羣臣用是皆進戒於王其臣維何則曰王左右之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諸官也公見羣臣皆能告戒乃歎曰嗚呼美哉茲諸臣哉能如此知恤憂者蓋鮮哉按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蓋古時諫議無專職凡臣工大小能盡其諫議是為能當其官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

篇蓋周公見諸臣戒王因思非戒王者為不當官故下文悉言官人之事而總挈以立政也

顓俊尊帝圖
大禹
皋陶
杜子業
既子
施子黯
季子冒
然子湛
輕子玉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有室謂卿大夫競猶詩職競用力之義忱誠也恂信也宅居也言居官此宅字直訓為官面讀為勔勉也訓順同義讀為俄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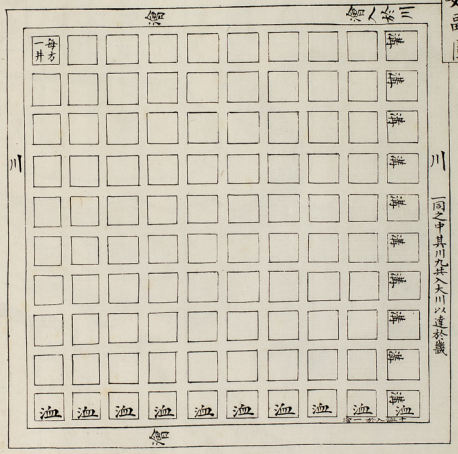
此一幅圖是寫周公以官人戒成王也公美羣臣能盡告戒益思王左右宜常得人迺曰古之人有迪道乎知恤者厥惟有夏乃有夏卿大夫大以薦賢相競因呼籲賢俊與寅亮天功以尊事乎上帝且自迪道其知哲以誠信乎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强九德之行然後敢舉其人以告教其君曰敢拜手

稽首同升於吾君矣所言維何則曰官乃任事官乃牧伯官乃準法此惟在吾君矣君誠能謀動勉以大順於德而後言及官人斯乃三官無邪人矣言取人以身身正則所官之人皆正也桀為德惟乃不為往昔先王任人之道其所許為是者惟暴德一流是以殄滅無有後嗣按逸周書官人篇云惟民務官論用有徵可知已德不修決無知人之明也

奄向萬姓圖

校印

畎畝萬姓剖圖



謹案此通十為成之圖也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即詩箋所謂六十四井為甸也又周禮鄙注云向方八里實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其義足相發明本經云畎畝萬姓者蓋以治民莫善井田故向訓治井田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暫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釐理也耿光也乃猶其也有語助詞曰於是也惟以也式法也商邑殷都也白虎通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用以也受紂也暫讀為悉强也羞進也刑法也斁也庶摭也習亦斁也欽字古或作爰俾使也奄大也甸治也

此二幅圖是寫周公述殷家知恤不知恤之興亡也曰知恤不止夏后也亦越殷王成湯陟位為君亦大理上帝之光命其所用事準牧三宦能陳力以就其官於是所舉剛柔正直

三德之俊亦能就其俊德而舉不失實蓋嚴以官人大法斯誣罔末由濫進乃能任用三宅三俊也故其察人於商邑能以此協公論於其邑即其察人於四方亦以此大法著見其聖德此殷初知恤之所由興也嗚呼其在湯之後嗣紂王秉德強暴不用三宅三俊惟進用效己暴德之人與同於其邦且惟撫用效己逸德之人與同於其政其君臣同惡相濟如此天爰罰之使我周撫有中夏取法商初所以受命之道以大治乎萬姓此殷末不知恤之所由亡也按詩信南山云維禹甸之傳云甸至也箋云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此云奄甸萬姓可見

周初井田之意

趣馬小尹圖

校印

三亳阪尹圖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
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
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
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
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灼明也伯亦長也趣馬周禮云掌正良馬而齊其飲食又云
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
為阜阜一趣馬注云四匹為乘然則趣
馬掌馬十二匹也微盧見牧誓阪險也

此二幅圖是寫周公述周初之知恤也曰知恤不止夏殷也

亦越我周文王武王能知事準牧三宅之心明見三德俊士之心以敬事上天立以為民長伯故當時所立政法以任人任事以準夫準法以牧牧民號曰三事事謂職事猶云三職也於是有守王宮者曰虎賁有典王衣者曰綴衣有贊正良馬飲食者曰趣馬其圍師之屬為小尹有射人師扶君左卜人師扶君右曰左右攜僕有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六府之屬曰百司庶府此皆任事之職屬於任人者也有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及邑宰曰大都小伯有卜祝巫匠諸藝之官曰藝人有與王百司同職者曰表臣百司有掌治教刑禮政事六典者曰太史其長官為尹伯有士而為長官者曰庶

常吉士此準法之職屬於準夫者也有主徒衆者曰司徒有主邦畿者曰司馬有主民居者曰司空各有副貳是謂亞旅有夷曰微曰盧來服者為之君長曰微盧烝有湯舊都之民來服者分為三邑其地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而長居於險曰三亳阪尹此皆牧民之職屬於牧者也文王惟能內自宅度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諸官且能用其俊而有德者蓋文王無所兼聽於毀譽之庶言乃能任人勿疑也至於庶獄衆所慎重之事惟責成有司之牧夫是順是違牧夫得專行之蓋庶獄煩重由衆慎之文王無敢與知於此乃能任人勿貳也亦越武王能率循文王敉安舊績不敢廢替其儀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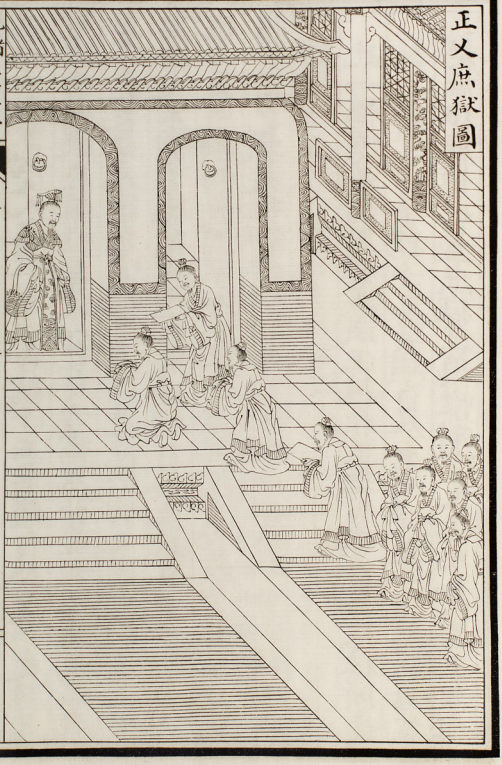
德且率循文王所貽謀猷以從其寬容之德用能併受此丕大基業也文武相承官人之慎如此不可見周初知恤之意哉按本文所載諸官與周禮六官不同亦有官同而職司異者此蓋周初之官制至周公定官禮時實大有因革不得據東晉所輯周官篇中之官制因其與周禮相出入轉以疑立政也

時物有間圖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丕善也乃始也亂治也末終也彥美也

此一幅圖是寫周公戒成王法文武之知恤也曰嗚呼孺子今既踐阼為天下王矣繼自今以後我尚其設立政法以效法文武於立事準人牧夫之三宅三宅既效法矣我尚其能明知其善始使其人治理政事相助我周室以承受民衆並任其人以協和我周庶獄庶愼之宜然任人貴專而官人尤貴乎久時則勿有間代之雖自一話一言之頃我則終思惟乎成德美士期以乂相我而受民而後協於文武三宅之法

也按勿或作物論衡明雩篇云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勑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間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豐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其說蓋出於今文家


正文庶獄圖

校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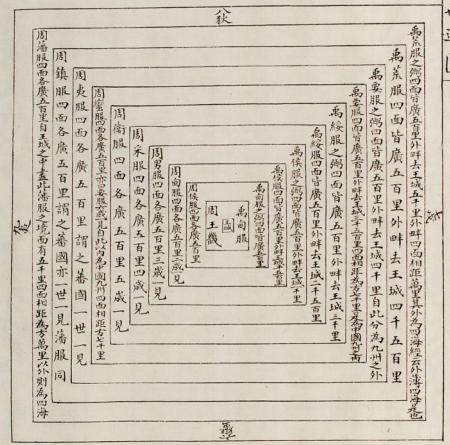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已往也徽美也正大正刑官也由紬同由繹猶漢書谷永傳燕見紬繹注云引其端緒也憸佞也勱勉也

此一幅圖是寫周公戒成王辨邪正也曰嗚呼我旦往所受人之美言皆告孺子王矣繼自今王為守文子孫尚其毋誤於庶獄庶慎也蓋庶獄庶慎惟刑官大正是乂治之王勿與

聞庶有合乎文王罔知庶獄庶愼之意耳自古商王成湯亦越我周文王其立政也於立事牧夫準人諸職則能官得其人且能紬繹以引其端緒如此乃使之治事故事無不治若以國家之大而無有立政勢必任用儉恆不順於德若是者直無可光顯於世矣遑問其事之治耶繼自今設立政法尚其無用儉佞而所用一惟善士庶足用以勸勉其相乂我國家乎且今守文子孫惟在我獨子王尚其毋誤於庶獄庶愼而惟責成於有司之牧夫也按逸周書嘗麥篇云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道王亞祝迎王降階即假于大宗少宗少祝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史道于王于北階王

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尚大正即居于户西南向九州牧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于大正之前大祝以王命作筴告大宗王命少祕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兩楹之間王若曰宗揖大正勿畏多寵無愛乃罔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惠乃其常無別于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咸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太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大正升拜于上王則退太史乃藏之盟府以為歲典即此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證

克陟禹迹圖



謹案益稷篇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依鄭氏義禹廣輔五服至於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於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其弼當男服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其弼當衛服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又其外五百里爲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與周官職方氏九服方里合本經云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又云方行天下至於海表與益稷篇外薄四海亦合可見夏周疆域廣狹悉同也

校印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語謹也陟登也方旁也烈業也

此一幅圖是寫周公申言庶獄庶慎之意也公以庶獄不可誤固屬恤刑而甲兵號為大刑尤不可以不恤因告王曰庶獄責成牧夫既無誤矣尚其能謹沒戎兵亦責成牧夫以陟登夏禹所弼成五服之蹟斯旁行天下至於蠻夷戎狄四海之表無有不服從我周者於以覲見我文王之耿光焉於以顯揚我武王之大業焉嗚呼美哉繼自今以後之嗣王其立政於國家亦惟能用有常德之人而世世以我王為法矣按周

禮職方氏掌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其九州曰揚曰荆曰豫曰青曰兗曰雍曰幽曰冀曰并其九服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蠻曰夷曰鎮曰藩而其文有云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即此詰爾戎兵以陟禹迹之義也

蘇公敬獄圖
蘇公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爾猶其也

此一幅圖是寫周公述庶獄庶慎之效也公既言大刑宜恤復連類及於中刑因呼掌典之官來前曰太史昔武王時有官司寇之蘇公名忿生者其式法藏於汝太史實能敬慎其用獄以是培長我王國之祚今欲於茲式法更有加慎則宜以其輕重一一條列之而酌用中罰庶有合乎刑平國用中典也按逸周書嘗麥篇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太史藏之盟府以為歲典與此文事足相證